

从封闭院落寄出的书简（四）

——战争阴影下的北海和麻风院

前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我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均构筑防御工事，北海也不例外。1938年6月，李俊昌执笔记录了当时北海军民参加备战及麻风院迁入白屋新址后的有关情况。文章记录各有关方面的内容虽然是一鳞半爪，却是当时北海处在战争阴影下的非常时期所写，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战争阴影下的北海

李俊昌这样写道：“北海目前还比较安静，表面上一切运转如常。所有身体强壮的男人都需要参加军训，征兵活动将很快有效地正常启动。为防止日本人的攻击和突然空袭，海岸带上几乎全都布满了战壕、铁丝网和防御工事。为补偿因关税减少造成的损失，苛捐杂税日益增多，可怜的商人和百姓真是苦不堪言。然而，我们全都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做出牺牲，因为这是战争，尽管它不是我们自己挑动的。”

“附近所有的村庄都变成了战士们的宿营地，士兵们多数来自广西（当时北海属广东辖地），而该省已为华中前线提供了不少勇敢的战士。总的来说，除了极少的情况外，士兵们都会避免进入我们的医院(Settlement)，而且我们也从未受到任何干扰。士兵们似乎纪律严明，工作勤奋，从早到晚忙于构筑防御工事，安装电话及修路等等。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医院附近还没有任何战壕或防御工事。我们每天都升挂英国国旗，旗帜耀眼夺目，日本人如若向我们袭击，他们将找不到任何借口”（1864年至1949年间，一些国家在日内瓦缔结了关于战争时期保护平民，及战争受难者等一系列的国际公约。新麻风院的病人们认为医院升挂了“耀眼夺目”的英国国旗，日本人便不敢袭击）。



抗战期间来自广西的士兵在北海海关沿岸一带挖战壕。

周年内新院的进展

“到6月1日止，我们在医院（指白屋村附近的新麻风院）刚好度过了一周年（指1937年6月1日至1938年6月1日）。我们特别放了一天假，并且举行了一场感恩仪式，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保护和仁爱。复活节日，12位兄弟接受了洗礼，他们大都是不久前入会的，主持洗礼的是深受众人爱戴的副主教莫永因(Mo Yung Yin)。今年有4位病人去世（3男1女，地点都是老医院）（指旧麻风院）。我们的教堂墓地（指新麻风院墓地）就在医院的东南角，上述4位死者的遗骸就安放在那里。我们将那片土地翻耕之后，种上各种花卉树木，期盼着将兄弟姐妹们安息的这块土地变成一座光亮美丽的花园。经过不懈努力，我们还修建了一条道路，道路两旁种植了树木。我们还用松木和泥土修建了一座小桥，将水沟两边的道路连接在一起。我们将此看作工程业绩，人们晚上在这凉爽幽静的道路上漫步，就会感觉身心舒畅，从心底里感谢天父的慈爱。”

“我们一直努力完成的另一工程壮举，就是要挖建一个鱼池。当然，只要我们使用炸药，此项工程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指抗战期间），加之伴随使用炸药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认为还是使用人工，虽然速度较慢，但能保证安静和安全。该工程或许还需不少时日才能完成，但它已经正式启动。”

新院的化肥和报时大钟

新麻风院因有较多的土地，病友们便种植许多经济作物。但该处的土壤很瘦瘠。一位主教了解情况后，便从香港给他们寄来几袋化肥“做实验”。从这可推断也许北海之前没有使用过化肥，北海麻风院的耕耘者成为使用化肥的先行者，这被他们认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十分高兴地说：“几周之后，我们就可以收获花生，还有南瓜、菠萝、豆类、番薯和萝卜啦”。

另一件被他们认为很有趣的事是霍尔(Hall)主教从香港带来一个又大又响的时钟，给大家按时工作和休息带来很大的方便。李俊昌是这样记述的：“应我们的请求，霍尔(Hall)主教设法弄到了船上用过的一座报时钟，这钟是香港嘉丹马松公司(Jardines, Matheson&Co)馈赠的礼品。报时钟还挺大，我们可以想象，这座曾经在海上饱经风浪考验的报时钟，将会在我们的医院继续服役。我们原打算建造一个用于悬挂这一报时钟的高大木拱门，但经过商量之后，大家认为最好将其暂时悬挂在会议室，既可以防止被盗，还可以避免附近的农民老乡受惊，因为当时人们都会把钟声误当成防空警报。”

新院急需的病房和胡礼德少校

对院内病人的有关情况，李俊昌作了这样的记述：一年来，新医院病人的健康状况总体是好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病人死亡。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要建一个供重病者和生命垂危者使用的紧急病房。尽管胡礼德(Major Write)少校（胡是英

国人，一战期间曾与法西斯军队作战，少校军衔。1937至1943年间在北海“普仁两院”工作，对麻风病人亲如兄弟，病人都尊称他为胡礼德少校）和我本人都意识到在目前时势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可能建造楼房，但我们都认为这一特别建筑是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医院里病房已经爆满，目前已没有可以安置需要隔离或生命垂危病人的任何空间。我们已经完成规划，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希望能早日启动这一楼房的建造。



李俊昌（后排左一）和胡礼德少校（后排右一）在新麻风院与青少年病人合影。此照约摄于1939年前后

后语：李俊昌这位颇有才学的麻风病人，在北海麻风院留医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由于他有文化，又懂国语、地方语和英语，成为麻风院传教士医生与病人语言交流的桥梁；加上他为人勤快能干，曾先后成为好几位麻风院院长或负责人的得力助手。李俊昌的后半生从麻风院寄出的书简甚多。虽然市政协委员刘敬恒先生提供李俊昌的书简只有数份，但人们从其著述的字里行间可了解到他的才华，以及昔日在与世隔绝的院落内的另外一个世界。

1941年冬，李俊昌在麻风院病逝。他生前写的今能找到的数封书简，无疑是北海医疗卫生的一份珍贵史料。它的发现，犹如被封存半个多世纪的档案解密，让今天的人们掀开了北海往昔封闭院落的神秘面纱。

相关链接：

刘敬恒先生寄来的数份书简原为英文，2010年春得到北海中学副校长、英语教师韦红佩的翻译，译文准确流畅。笔者原计划将这组书简及时编写刊登，却因事耽搁了一年之久。2011年春，正当笔者完成这组书简的编写时，忽闻韦红佩不幸仙逝，深为北海失去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而痛惜，也为她没能看到自己的译作刊登而深感遗憾。今值这组书简见报之际，顺对韦红佩老师表达悼念之情。